

坐着走路的人(二章)

■ 蔡旭

轮椅们的聚会

这群坐着走路的人,每天准时地汇聚在小区花园里。

有的是摇着两个轮子来的,有的是被人推着来的。

这些七老八十的人,喜欢早晨七八点钟的阳光,真的是一种互补,或说一种匹配。

没有人召集,也不用招呼,车轮滚到这里时,就自然而然地“合并同类项”了。

站着的是把他们推到这里的人,这时无须看着他们。他们的眼光会转向不远处,那里在舞剑、打拳,踏着歌声跳广场舞。

而这群坐在轮子上的主角,并不看着远方,而只是看着自己,还有同伴。

有的人在轻轻说着,有的人在微微笑着,有的人在静静听着,有的人只是默默坐着。

任晨光暖暖地布洒着,清风柔柔地吹拂着,花香悄悄地飘散着,时间慢慢地消退着。

只是一群幼儿嘻嘻哈哈从他们身边跑过时,才打破了时空的平静。才说出了他们不约而同的欣慰。

手推车上的小主人

另一类坐着走路的人,是手推车上的婴儿。

他们是小公主、小王子,是这个世界的小主人。

推着他们的,是爷爷奶奶,或者全职妈妈。

他们还不会走路。有的刚学会走路,但大人们还是用车推着。

他们还不会说话。有的刚学会说话,依依呀呀的,说了也不知是什么。

小人们碰到一起,都是听大人在说。

当然大人说的还是他们。作为谈论中的主角,他们成了比较的对象。

谁胖了谁瘦了,谁高了长得快了,谁能吃谁能睡,谁会笑谁爱哭。

现在主角们都在笑着,谁也不哭。要哭就在家,不能在大庭广众哭。

家长们都喜欢自己家的得到称赞,表扬与自我表扬成为习惯。

自家的孩子总是最乖,最漂亮,最可爱。

小主人们不喜欢也听不懂大人的评价,他们只顾四处张望。

看花,看鸟,看小猫小狗,看滑梯与秋千。

大人们喜欢给他们照相,小人们也喜欢照相。

咧开小嘴,生动活泼地亮出幸福的笑容,大人们也露出了笑容。

心想推着车再苦再累,也觉得值得。

海边观日出

■ 杨文绍

日出东方红似火,天涯归处愿心安。当你认真欣赏海上日出,也许你会更好地体会到人生、拼搏、奋斗的内涵。于是,我决定去看一场许久未见的日出,去寻觅那曾经的怦然心动。

清晨的海边些许微凉,也许是因为时间还早,游客还未到来,海边只有零星几个人在赶海。不远处,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正在水边翻找着,也许她在寻找梦里的海螺,她是那么的耐心,仿佛这个世界都与她无关。我也俯身坐下,轻抚脚下的细沙,柔软、细腻,抚平一块,再写几个大字。像小时候那样,等待着海水的冲刷。抬头遥望水天相接之处,依然没有亮光,昏暗、混沌。

转瞬间,天边突然泛起了一片鱼肚白。我知道,心心念念的盛景即将到来。真的是“天际霞光入水中,水中天际一时红”,一会几天又变成浅红色,淡青色在不知不觉中离去。接着,天边的云变红了,出现了一片片彩霞,金灿灿的。慢慢地,太阳冒出了地平线,红红的,像一位害羞的少女,悄悄窥视着人间。

太阳一点点向上爬起,终于,她露出了整个笑脸,周边的云彩也被她染红。不远处那轻舒漫卷的云朵也好似身穿红装的妙龄少女,随着海风,翩翩起舞。几只海鸟似乎在追随着这少女,时而掠过海面,时而冲上云霄。

闪耀着金光的海水,被晨风掀起一道道波浪,哗啦啦啦,重复着悠远的调子。不一会儿,红光悄然退去,太阳射出万道金光。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,此刻,我的内心也如这东方破晓,霞光万丈。

仰望着升起的新日,虽然有些刺眼,但是依然想看清她的模样。我喜欢这新日,因为她是挣脱了黑暗的勇者,在黑暗中孕育着新生,在黑暗中坚定着方向。

古人云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。早晨,一切都是新的,是人们希望的开始。勤劳的渔民拉响了汽笛,已起航去打鱼了,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满载而归。站在沙滩边,听,那海浪的缠绵;看,那波光粼粼的跳动,也许日子就是这样静谧而安详。

我轻抚身上的细沙,也该归去了,沙滩上人多起来,又开始热闹了。看着前面被风卷起来的沙尘,白白一片的,时而向东,时而向西,不禁想起,在茫茫宇宙之中,我们都如那缥缈的沙尘,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个体,又是充满了挑战和希冀。

“自信人生二百年,会当水击三千里”。人生不正像这日出的过程吗?当遇到艰难险阻和黑暗的時光,我们只要勇往直前,迎接挑战,坚定方向,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日出东方。

你是我最美的念想

——重遇梅影

■ 劳小颖

三十年前
草长莺飞的二月天
你我相识在文学的最边缘
你春日暖阳般甜笑说
要为我写一首最美的诗

怀揣一个美好的念想
我极尽三十年的思念
只为等你出现
兑现你的承诺

一棵开花的树
我再次遇上你的缘
我采一片花香

你捏一手温柔
同敛一身的倦然
在红尘深处
没有诗歌照亮的日子
相约微笑聆听花开的声音
追寻一树树梦的鸟语花香
穿透珍珠般圆润的岁月静好

今夜
你是我最美的念想
捧读你的心灵鸡汤
惊喜发现
我就在你的快乐存折里
你这不是诗胜却最美的诗



冬天的故事 ■ 叶笛

往事不如烟

■ 陈勇志

发小来电询我可有兴趣端午假期回石鼓转转、看看同学。穿勾拉线相约后,乡思已微荡。端杯白兰地,我踱出阳台,静静眺望着高州方向,心魂早已离体出窍,飘飘悠悠……

魂儿飘回石鼓,来到了石鼓南安街24号,那里曾住过一位叫“亚花二爹”的竹器制品手艺人。他有一双灵巧的手,经过修剪后变得软软的竹条,在他的巧手调度下,左穿右插,上下翻飞,幻变出一个个漂亮实用的家庭生活用品,美如花!故人称其为“亚花二爹”。每当我上门找他儿子周德玩时,总会蹲在他跟前,小眼睛眨巴眨巴看着他手上渐渐成形的竹器,心里总是不明白——他的手怎么可以这么灵巧呢?!我和周德,是三年级同学,是一对“熊孩子”,一起干过不少调皮捣蛋的事儿。记得石鼓的圩期是“二、四、八”,每逢圩日,远近都会有许多人挑担拉车装货往石鼓云集,“趁圩”做买卖。

那天,逢圩期,又是周日,不用回校,这绝对是我们寻开心的最佳时机。上午,我和周德结伴往圩市里走。在北巷转弯角处,一汉子挑着两捆甘蔗,长长蔗叶拖地,气喘吁吁的,十分吃力。汉子见我俩在前面不让路,张口就骂。我一听,气不打一处来,反唇相讥。就这样,双方吵了起来。

我脑袋闪出个坏主意,让周德引开那汉子,汉子果然中计,提起扁担追向周德。我箭步冲向蔗堆,拖起一根甘蔗往巷子里就跑。跑出十来米,回头再望向蔗堆时,一个场景吓坏了我——只见好几个人以我为样,抱起甘蔗就跑。那汉子回头发现,反应过来时,人群早已散开。

我凭着熟悉地形,东弯西拐,穿过北巷从咸鱼街奔回南安街,气喘吁吁赶到大塘边上那棵榕树下和周德会合。可俩人爬上树干,找个树杈,在绿荫下分享这“胜利果实”时,本该是甜滋滋的甘蔗,却莫名的有点味同嚼蜡……

几十年后,在石鼓小学同学第一次大聚会时又见周德,聊起青葱往事,件件桩桩,总让我俩笑得前倾后仰。唯独聊起这件事,我俩都笑不起来,留下沉默。周德幽幽一句“太不懂事了”触动了我。是呀,年少无知时调皮作的坏,可以原谅自己。成年后呢,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啊!想到此,我拍拍周德的肩膀,轻声说:“我们长大了。”

都说“雁过寒潭不留影”,都说“人生往事如烟”,可有些往事,心深处一定是有痕的,在合适的时间遇上合适的节点,它就会蹦出来,冲撞你的心灵,促你回望,使你双眼湿润,让你心潮如浪,似今天的我。

题石缝草

■ 陈宜要

石上草能生,根苗怎向荣。
水旁来湿润,风里透光明。
地气清新好,身姿洁净轻。
孤零开此处,不屈默无声。

岁月静好

■ 靳玲

树伫立,花香氤氲,水雾弥漫,寒烟层层。

择山谷筑木屋二间,玫瑰篱笆挂红灯数盏,母花猫眯着眼睛,一只公花猫走进她梦里。篱笆外种几行郁金香,清香在山谷里碰撞。山泉叮咚,水雾迷濛,水珠挂在花瓣上,一串串碎珠子闪耀。

铺一张木桌,摆几个石凳,几杯清茶,几缕浓香,一曲古筝,高山流水,余音绕梁。松涛激昂,海面平静,如痴如醉。一张宣纸,挥毫起笔,群峦叠嶂,绿树延绵,流水淙淙。远方的诗永远在远方,不在画里。撒一畦绿叶,留一片肥沃,种植明天的太阳。

太平盛世,生活安好,放飞心灵,泰然处之。守一株桂香,赏几枚傲菊,心向蓝天。默默地踩着祖先的足迹,执毫仰天,笑傲江湖。插上梦想的翅膀,追随岁月的身影,爱犹如雪莲,独自绽放,独自妖娆,独自美好着岁月的梢头,妆点着青春的容颜。

人间安然,岁月静好。

